

30326 ✓

教科書文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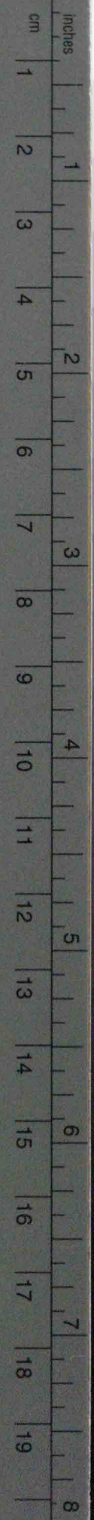
3
820
41-1898
2000302335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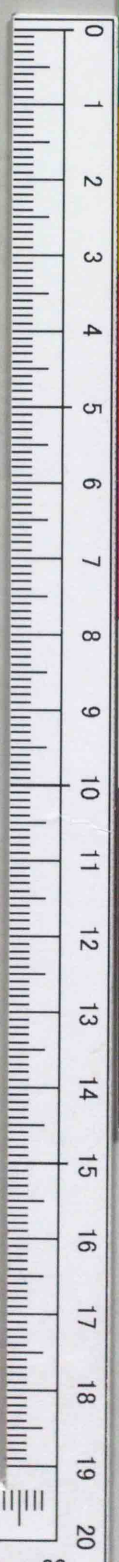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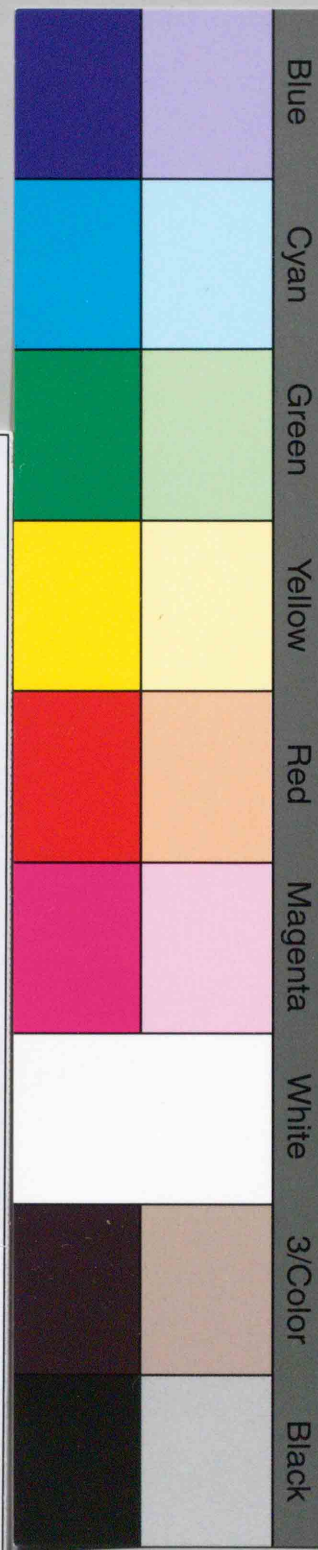
© Kodak, 2007 TM: Kodak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3759
Full
資料室



明治三十一年十二月廿日
文部省檢定尋常中學教科用書

深井鑿一郎編纂

撰定中學漢文

東京 吉川半七藏版

室料資



撰定中學漢文卷三目錄

三計塾記

息軒 安井 衡

杉山翁立志之碑

鶴梁 林 長孺

江嶋鎌倉

甕江 川田 剛

其二

甕江 川田 剛

僧文覺 譯平家物語

敬宇 中村正直

記阿王事

履軒 中井積德

孝子宰助傳

金陵 芳野世育

阿長傳

文峰 賴 復

女丈夫傳

侗庵 古賀 煜

大婆

艮齋 安積 信

力士雷電之碑

象山 佐久間啓

記丹海刻佛殿

艮齋 安積 信



圓山應舉

三溪 菊池 純

示閑谷諸子

方谷 山田 球

粥蕎麵者傳

履軒 中井積德

瓢箪

澹泊 安積 覺

山中幸盛

鴨里 岡田 僑

其二

鴨里 岡田 僑

杉田壹岐

磐溪 大槻清崇

飯田覺兵衛

鴨里 岡田 僑

録豐公東征事

磐溪 大槻清崇

紙奴說

小山 奧野 純

紀拿破命入俄羅斯舊府事

朗廬 阪谷 素

桶峽之戰

竹山 中井積善

遊東叡山記

拙齋 青山延于

遊墨水記

宕陰 鹽谷世弘

流燈會之碑

柳北 成嶋 弘

聖上觀治兵

甕江 川田 剛

宇治川先登

心齋 小川 弘

紀那須與市事

譯平家物語

栗山 柴野邦彦

佐野了伯

鴨里 岡田 僑

雛僧三條

磐溪 大槻清崇

俗傳猿嶋復讐

履軒 中井積德

烈士喜劍碑

鶴梁 林 長孺

鍛二助弘傳

三溪 菊池 純

士規七則

松蔭 吉田矩方

撰定中學漢文卷三目錄終

撰定中學漢文

卷三

目錄

二

作者略傳

賴復

字士剛、通稱又次郎、號支峰、山陽第二子、明治二十二年歿、年六十七。

古賀煜

字季暉、通稱小太郎、號伺庵、精里子、弘化四年歿、年六十。

佐久間啓

字子明、通稱修理、號象山、信濃松代人、嘉永五年歿、年五十四。

山田球

字琳卿、通稱安五郎、號方谷、備中松山人、明治十年歿、年七十三。

奥野純

字温夫、號小山、未詳歿年。

成嶋弘

字保民、號柳北、武藏江戶人、明治十七年歿、年四十八。

吉田矩方

字義卿、通稱寅次郎、號松蔭、又二十一回猛士、長門萩人、安政六年歿、年二十九。

撰定中學漢文卷三

深井鑑一郎 編纂

三計塾記

息軒

安井衡

三計者何。一日之計在朝。一年之計在春。一生之計在少壯之時也。何以名吾塾。慮諸生之晏起與春嬉也。凡遊吾塾者。皆有志於此道者也。何為過慮。其晏起與春嬉也。人少則恃於年。氣盛動於物。恃於年而動於物。惰嬉之所由生也。惰嬉既生。則一生之計亦荒矣。物之生於天地間。唯人為貴。而我得為人。人以男為貴。而我得為男。男以士為貴。而我得為士。天之與我厚矣。而君父資我。使我學至大至高之道。則又士中之最厚者也。而終不能自標異於世。蠢蠢乎遊嬉於走尸。



行肉之中。以為得計。與虱棲禪。何擇。故入吾塾者。不可不思三者之計也。思之有術焉。一生之計。在一年。一年之計。在一日。日復一日。心與習化。見夫惰嬉者。邈焉不接于心。然後天與君父之恩。皆可得而報。而我之所以為貴者。伸矣。此三計之本也。息軒遺稿

杉山翁立志之碑

鶴梁

林長孺

杉山翁名和一初名養慶學鐵衛於山嶺琢一或曰大和人九京同九原

嗚呼。男兒不能成名。終身碌碌者。將何面目。相覲杉山翁于九京之下哉。翁遠州濱松人。十歲失明。自幼天資豪毅。不群。有欲成名于天下之志。然已失明。他無可業。決意醫術。甫十七。詣相州江島辨才天女廟。斷粒自祈。三七日。夢神授針管。寤則在手。於是遂為針醫。赴江戶。日夜研精。其技累年。終得妙解。其名大發。四方乞治者。鱗至。雜還蔚為鉅工。王公大人

考憲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

令濱松為代官也恩孝字海雲號花類加漢人

招請無虛日。常憲公聞之。召侍左右。一日問汝亦有所欲否。對曰。有臣欲得一目。左右大笑。公曰。是雖戲言。其意實可憫也。乃賜宅地方一町。於本所第一橋之側。蓋以俗呼此橋為一目。故有此命也。因祿以五百石。任檢校職。又賜地於京師。置清聚庵。以總天下瞽者之事。翁乃創建天女祠于賜地。以為報賽云。平生又虔奉觀音大士。專好救濟。初窶時。尚傾囊橐。以贍賙貧人。及家道已饒。所賑恤極多矣。而於瞽人之窮乏者。最加厚焉。余今于遠州。五年於茲矣。常患其風俗之窳惰。薄惡欲。以有所誘導。激成而未能也。頃者讀三熊思孝所著續畸人傳。慨然有感于翁之事。因紀其略。刻石以建諸所。管見附之驛。以示州人。嗟乎。翁非遠人乎。一瞽者而究一技。其所樹立。猶能如此。今遠地方幾十里。兩目炯然者。幾萬人。

何為而不成。而滔滔逐流。獨不愧于心耶。苟愧之。其必有奮勵興起而能繼翁之遺蹤者矣。是余之所切望於州人也。（鶴梁文鈔）

江島鎌倉

甕江 川田剛

卅日晴晨起上舟。過杜戶。北指小坪浦。揚帆西馳。達畫島。畫島又作江島。周圍里許。巖聳樹密。神祠佛宇。茶肆酒樓。各倚勝地。北與固瀨邨隔一衣帶。白沙平敷。可以徒行。猶恐其潮溢路阻。架以長棧。乃渡棧登磴道。有祠宇曰下宮。又登詣上宮。過華表。右見一字。是為本社。並祀辨財天社。外地平。西南一隅設小亭。俯臨滄溟。遙嶧起伏。富峰特聳雲表。而大磯小磯亦在水煙渺茫中。取縮遠鏡望之。見孤嶼浮波間。頭戴白石。上尖下直。形類古烏帽。呼為帽子巖。近日世人喜著洋服。

前日明治三十四年三月

弘仁
天皇年號
空海佐伯
氏讚岐人
鑑謂私法
大師

其守舊制者。目為頑夫。則此亦可謂頑耳。亭下蟠石。風潮吞吐。而斷崖削立。有暗窟焉。亦祀辨財天。東鑑謂之龍穴。北國紀行謂之蓬萊洞。把炬而入。左右兩穴。曰金剛界。曰胎藏界。各安石佛。石獅等。相傳弘仁中。僧空海歸自唐。修法於此。種種石像。即海之所造也。此間泉滴氣冷。炬火將盡。暗中摸捉頭觸足。蹶衆懼。匍匐出自穴。時漁夫群集呼客。客與錢。輒沒淵。捕鰻錢多則沒深。鰻大少則反。是阿堵果靈於神佛矣。初來時。列肆叫賣貝器。喧鬧可厭。因從別路還憩於岩本樓。（得間瑣錄）

其二

甕江 川田剛

日方亭午。舟師促歸。傍七里濱東行。余呼兒曹指點曰。此為腰越。昔者源義經。戡亂東歸。遇讒不得入。鎌倉為草腰越狀。

後醍醐天皇

是也。彼為稻邨崎建武之役。新田義貞沈寶劍以祈於龍神。

一夕潮退。碧海變為平原。是矣。已而到由井濱。捨舟而步。有

平盛久故跡。平家物語曰。土屋宗遠受命斬盛久於由井濱。

盛久平生崇奉清水觀音。臨刑西向念佛。刀折者再此事。東

鑑不載。而異日龍口斬日蓮。亦同其轍。並妄傳耳。過深澤淨

泉寺。仰觀彌陀銅像。坐石上。自跌至頂。長三丈五尺。膝徑略

同腹中空。洞容數十人。顏溫衣整。儀容可敬。曆仁中。僧淨光

募緣所作。蓋海內銅佛。南都東大寺為最大。而此亞焉。若論

鑄造巧拙。則彼或輸一籌矣。鎌倉大日記曰。應安二年。大風

大佛殿顛倒。明應四年。海潮激揚。破大佛堂。當時佛像在殿

堂中。莊嚴可知。而今則露坐。為風雨所侵。盛者必衰。佛且不

免。況人間乎。未牌。馳車抵鎌倉。百年霸府廢為荒墟。使人發

應安北朝
後光嚴天皇
皇年號
明應後土
御門天皇
年號

應安北朝
後光嚴天皇
皇年號
明應後土
御門天皇
年號

葉山在相

茶離麥秀之歎。先是余奉命檢寶器於茲土。古祠舊刹探討

靡遺。因遣妻兒遊覽焉。而獨訪八幡宮。司管崎博尹不遇。去

投三橋亭。頃刻兒曹亦至。於是各上汽車。阿線龍兒以雲石

生歸東京。余與內子阿綾以酒并生。還葉山。是夕秋田君與

麴屋老人來鬪棋局。得間瑣錄

僧文覺 譯平家物語 敬宇 中村正直

僧文覺者。遠藤左近將監持遠之子也。始稱遠藤武者盛遠。

為上西門院衛士。年十九發道心。截髮將出家修行。因謂修

行者何等難事。吾其試哉。時偶六月日。燂風死草亦不颯入

密林深箐中。裸而仰臥矣。蚊虻蜂蟻等毒蟲膠粘遍體。恣意

上西門院
後鳥羽天
皇年號

後鳥羽天
皇年號

後鳥羽天
皇年號

後鳥羽天
皇年號

晒曰然則易與耳遂至紀之熊野蓋將没于那智瀑布三七日。以試苦行時適季冬白雪埋嶺溪澗無聲山風吹凍水垂銀絲文覺行至瀑布之下全身没水露頭誦呪二三日無事。四五日後文覺身浮水上不能自持蓋數千丈落下之勢何物能勝之哉水中巖角如劍鋌浮沈其間而流者五六町時有美童子現於前把文覺手上之於崖見者以為神燒柴場文覺則氣息稍稍出矣乃瞋大眼目揚大音聲曰吾有大願期三七日為瀑布所擊今僅五日耳何物曳吾至此哉復往于瀑布之下没水如初其後第二日童子八人來把文覺雙手將曳上之文覺極力支吾及第三日文覺死矣童子二人自瀑布而下其手煖而有香撫摩文覺自頂至踵爪甲不遺文覺乃活如夢忽醒問曰君是何人何垂憐至此童子答曰

金制謂神
迎二童子
共侍不動
明王

我是金制二童子乃不動明王使者以汝發無上願修勇猛行使我等助汝矣曰明王何在曰在兜率天言畢不見文覺歡喜踴躍合掌曰果然我苦行達于不動明王之知矣又還于瀑布之下没水如前自是多有奇異風不透肌水如溫湯遂得成就三七二十一日苦行之大願矣練修在那智一千日其後遍參日本國中名山而歸于京師其故鄉也於是文覺所禮無不應者飛鳥亦可禱而落之世稱曰刃之驗者云

(鈔本)

記阿王事

履軒

中井積德

光範範資
之子叙從
五位下為
攝津守護
正儀正行
弟任左衛
門尉兼河

南北之時赤松光範為津守護屢為楠正儀所窘憤懣不知所出其隸宇野氏之子阿王父死于墨江之役年十歲告光範曰楠氏父讎也請往事之待以歲月必可得志矣光範曰

內守
墨江又作
住吉在攝

汝年少耳。死事者之孤也。吾弗忍矣。阿王曰。年大豈得事焉。乃遣之。阿王抵赤阪。獨與一僮彷徨城下。有人訊之。應曰。我為宇野六郎之子。父死而族人奪宗。躬無所容。將投丘壑。自託緇流也。其人以歸。告于正儀。正儀哀之。寘于左右。正儀素仁惠。推心善視之。阿王亦勤敏服役。居數歲。正儀益器之。嘗授以邑。阿王辭。以未有軍功。浮屠氏之法。為死者祈福。以七紀數。於是宇野六郎死之七年。遭其忌。阿王感念。將欲以斯夜刺正儀。適正儀以阿王年大也。召而冠之。呼之曰。小二郎。正寬慶。以御賜兜鎧。阿王感激無地。侍坐抵夜。得間。既起身。而平日恩義。弗可棄也。加以晝日。遇弗忍也。正儀又從容背坐。無復防閑。勉強自勵。竟不能也。出而哭之。慟眾愕共視之。阿王具告之。實曰。吾惟有死而已矣。抽刀自刺。為所奪。乃髡

髮為僧。入山中。以正寬為其號。以終身云。

履軒幽人曰。嗚呼。阿王之志。可哀夫。楠氏之子。亦可尚也。推仁惠于羈旅之僮。能使寇讎消其戕害之心。非誠孚足動物者。弗能焉。宜乎忠義三世而不隕其家聲也。阿王之事。微矣。故人未有論之者。然使今學者論之。其必曰。貪小惠而忘父讎。非子也。感讎之恩。而廢主之事。非臣也。墮志而失信。非人也。是未識仁義之源。惻怛之實者之言也。且也。其父死。王事于鋒鏑之間。雖曰楠氏讎也。不亦有間乎。即以阿王為義之盡者。是亦世俗之論耳。嗚乎。豫季子之不委質。趙孟有以也哉。余故不以阿王之事。微表而出之。使學者思之。(弊帚)

孝子宰助傳

金陵

芳野世育

孝子宰助陸奧三戶郡五戶村農夫也。氣力兼人。惡惡已甚。

豫季子智
伯臣豫讓
欲刺趙襄
子兼智伯
仇
趙孟趙襄
子

苟有非理冒觸盛怒折之不服不舍有人使酒無行一日揮
刃嚇人路上蹂躪老弱號呼宰助聞之大怒執手竭蹶而趨
徒搏奪刃壓而跨且責且打兩拳並下其人失色乞活曰誓
斷飲改行乃戒喻放之後卒爲善良其勇悍惡惡概如此而
孝順出性平素事父也和愉溫之婉順如婦女方其勃怒謹
人人竊往請其父父一言及之忽然氣廢蹶然起敬隣里因
稱之曰鄉曲之男勇不如宰鄉曲之女順不如宰宰甚嗜酒
以其勇悍父常危焉爲立之限嗣後每飲興將至而限已竭
矣或勸更小進掉頭不肯父好遊步及老患痺宰爲築山鑿
池畜鱗介樹花木以供日夕之豫時或負以追花月賽神佛
遇人輒獵新話弋異聞告語以慰之往田必報曰往某田執
作必報曰作某事身雖在外其心憧憧未嘗不在親左右也

妻子或欲賽神佛喻之曰家尊卽神卽佛敬之而足矣不必
要別禱神與佛也凡闔家禍福一係于家尊意志今家尊老
忠養不可不豐厚也若或不幸卽世香花何可餐妻子亦能
承其意敬養兼到家門穆如也一日父慘然曰汝言遜色順
予甚安焉唯傷老而不死多累汝夫妻且家素貧罄而甘旨
相繼毋乃夫妻剋心瀝血所得耶泣與言下宰助感然惕悚
曰吁家尊何言之過也朝夕以急於作業常懼奉養非薄耳
兒本無他願家尊脩齡永承懽膝下是無上至樂也幸比年
豐收家道頗裕蓋亦天之祚家尊爾因竊借金其隣出示曰
此給用之餘贏藏以充不時之費自今而後幸勿爲過慮也
父大喜以爲信然膳益致甘脆而宰助之窮益入骨矣傳曰
孝子之於親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

卒為難。今宰助之事親如二難，則既已能之，何曾缺一難哉。吾又聞之，土人父今過八旬，宰助垂五十矣。于嗟乎！五十而慕吾聞其語，今見其人，洵足以稱人瑞也。夫乃叙所聞土人以傳之。（金陵遺稿）

阿長傳

支峰

賴

復

阿長者，丹波小林邑木匠某妻也。有二女，皆幼嘗江戶大災，某思獲土木之利，往江戶更娶妻，遂住江戶。不通音書，然阿長守操，能養二女為人，縫裁澣濯，以為活母子。乳貧，窮逼骨庭，有一櫻樹，謂是吾夫之手植也。猶視其夫，日培澆其樹。殆二十年矣，樹益茂，二女皆嫁。既而阿長病沒，實元文三年四月也。無幾，樹亦枯矣。人稱之曰操櫻。邑人長谷川士常攜阿長狀來曰：操櫻根株今猶存焉。邑人皆恐根朽名亡也。請

元文櫻町
天皇年號

子記之，使邑人知所警戒焉。

賴復曰：阿長可謂貞婦也哉。二十年之久，獨養其二女，與櫻樹毅然不變其操，豈有涵養而然乎。然一貧匠婦，必不暇聞婦教，蓋其貞操出乎天性也。余觀古來忠臣節婦，不以遇不遇變其志，阿長亦不媿焉。世之遠役及客商數年不還，則其妻往往棄其所生子，走依私人，使阿長有知，則必將怒罵地下矣。余聞南朝之亡，其忠臣義僕多竄匿小林邑，噫嘻！阿長亦其後裔耶。（鈔本）

女丈夫傳

伺庵

古賀煜

女丈夫者，女子阿婉也。以其行事卓犖，無媿古烈丈夫。故今以此稱焉。阿婉父某嘗仕羽之米澤，既而有故辭，祿退居都下新川之上，以醫鳴求治者不絕。列侯或給以月俸。阿婉夙

米澤在羽

喪母與一妹從父而居。一夕夜半有人叩門告其家人病勢
陷危甚。父趣裝趨與之俱往。獨二女居守時列候所餉月俸。
適積在堂隣近。惡少時主人之亡。又蔑二女無能為也。四人
成群排門而入。更擔米苞以出。阿婉時年甫十六。而妹僅八
九歲。阿婉語妹曰。吾雖儻弱。一女子乎。坐視賊入吾室。奪吾
粟而不能抗。他日胡顏見人且也。阿爺以剛嚴聞。吾見賊退
縮不能出手。譴罰必不小。吾將挺身當之。乃潛匿妹于度閣
中。少開其戶使瞰其外。謂曰。吾一婦人纖柔無力。加之以寡
敵衆。萬無生理。吾死之後。阿爺還家。汝具陳所見焉可也。吾
所以囑汝者。歎此而已。便提刀潛從側戶出。伏於玄關外。有
一賊正負米出。直進刺刀於其腹。立斃。有一賊當後。謂其跌
而僵趨將救之。又刺之亦斃。於是一賊覺暗中有人來。將前

享原中御
開天皇年

捕已阿婉揮刀擊之。斷其一臂。若然墮地。其一逃走。追擊傷
之。少之。父方歸。聞之大驚。事聞町奉行。奇其義勇。賞以銀錠。
且痛禁死傷者。家令不得仇怨。實享保季年事也。阿婉斫盜
之刀。蓋左文字。其父在米澤時。君賜之者也。

蚓操子曰。余每病。輒近世教化。無具而閨壺為甚。乃若阿婉
之壯烈英偉。亦可以立懦。及愚矣。寧忍泯而勿傳。邪。明季。阮
太沖憤將士孱懦。不能制流賊。雜取古女子。婦人建義旗。滅
盜賊事。著女雲臺一卷。以諷時。余於是傳亦猶太沖之志也。
然彼則專勵鬚眉男子。是為小不同耳。鈔本

大婆

良齋

安積信

大婆。台德公乳媪也。其名氏不詳。後宮重之。稱大婆。其子某。
黨山中源左衛門。獲罪竄於後島。而公以哺乳有恩。待大婆

後島一作
五島在肥

逾厚。屢遣侍姬。餽甘膳。歡語娛老。大婆既貴重。資用豐裕。侍婢十數人。而性不喜奢麗。紛華遊宴。每月一兩次。堆飯於巨盤。召聚轎夫。走卒數十百人。手自執飯匙。盛諸椀。食之。嘻歡笑。以爲樂事。宰執本多正信。嘗過而見之。大驚。諫曰。君爲大君所愛重。多侍婢。何不使彼執匙。而自爲之。何不自重之甚也。大婆閣是應之曰。頃來人謂子驕。老婆不敢信。今而後知。人言不虛也。老婆本參河寒窶女子。欲邀賓客五六輩。餘之。且不可得。今荷厚恩。富貴至此。雖餘數百人。猶有餘糧。故手自執匙。餘奴僮者。不忘本也。今子則已忘寒微。彌八郎調鷹時乎。苟以此心。執政柄。經理天下。顧不危矣乎。正信感愧而退。後大婆疾且篤。公臨視問其所請。對曰。老婆蒙恩寵。富貴過素望。何所請哉。但殿下慎德行政。遵承東照公之舊

章。撫綏萬姓。人莫敢議焉。是老婆所請也。公又問此外更有何所請。不對曰。無有也。累問終不言。公起行數步。大婆遽呼曰。向殿下問所請者數四。初疑之。今乃悟之。殿下意蓋以爲老婆所以臨死而蒂于心者。獨賤息耳。故欲赦其罪。以慰之恩意厚矣。雖然。法令者天下之公也。若以老婆之故。亂天下之法。人將曰。殿下爲政有私焉。則死不瞑矣。慎勿赦賤息也。公感喟。後數日泊然而逝。(烈婦傳)

力士雷電之碑

象山

佐久間啓

力士雷電信濃。小縣郡大石邨人。姓關氏。父曰半右衛門。母後藤氏。雷電生彊有力。異甚。其兒戲不類人所爲。睹者皆駭。年十八九。身長六尺五寸。肢幹如鐵。而貌溫厚。自然可親。來江戶。從力士浦風學相撲。無幾。何以其技冠于天下。雷電之

號都鄙籍籍稱不置。上自大將軍公，以洎列侯，屢召使鬪技，而觀之，亦莫不偉其狀，愛其貌，而惜其魄力之無能，偕抗。初，雷電入，相撲，群其所對敵，動有殘傷，苦難鬪，於是其技之老相議，禁其手勢，尤難當者三人，始得安與之相角。然卒莫之能勝也。歷選力士之徒，蓋建橐以來，壹人而已矣。嘗以技仕松江侯，後辭歸，以文政八年卒家，壽五十九。雷電去世，二十七年，孫義行欲述其祖之蹟，傳于無窮，乃礮石於其邨之道旁，特來請辭，昔越前秀康卿在伏見，召名妓國兒觀其舞而泣，人怪問之，曰：「今天下女子千萬人，此女為第壹，吾生丈夫不能為天下第一流，大有愧於此女。今予為雷電識于斯，碑亦殆將泣也。」系曰：

信山崇峻 信水清駛 神氣所鍾 廼生瓌偉 吁嗟雷電

力武無比 間世壹出 固天恪爾 我為士人 不能魁琦

為爾勒銘 心篤愜泥(鈔本)

記丹海刻佛殿 良齋 安積信

奧有奇巧人，曰丹海，能以徑寸之木為宮殿、佛、陀、花、鳥之屬，曲盡其妙。予嘗觀千賀氏所藏者，高僅一寸一分，方半之殿，屋中高而四邊下，其上鳳凰舒翼，竦立其四，阿象鼻曲上承，簷梁間四面刻諸菩薩，踞者拱者，仰者俯者，袒胸露乳者，凡二十有二，無一相肖，鬚眉耳目以至手理衣縐之微，莫不悉備。殿四柱有龍纏之，頭角奮怒，鬚鬣森張，鱗甲燄燄發火，甚詭異。欄檻匝其外，插梅花數枝，析萼疎密，可辨。殿下狻猊各蹲其隅者四，猗猗如生。殿中央彌陀跌坐蓮華上，觀音勢至侍立於左右，服飾精緻，神彩奕奕，逼人。殿基四面排列十二

松江侯謂 松平出羽 守 文政仁孝 天皇年號 伏見在山

屬凡其雕鏤纖微如黍如塵如蚊脚雖壯者快晴非以眼鏡照之不能瞭然天下之絕技至此極矣丹海性澹宕不以生業經心資僅給雖奉重貨而請之不敢許至囊橐枵盡乃刻之兌去每語人曰我非技能過人惟阿堵異焉耳我少好刻佛像既而以為刻其大不若刻其小之為尤巧也於是躡心致志刻數百軀一旦矚光精明視小如大游削於寸黍之質恢恢有餘地傍觀者蹙頰以為至勞而我甚樂之嘗試抽髮一莖剖為四條其中空心與剖竹不異云古人有縣蟲學射者有以棘匕為猴者予每以為假託之言今觀之乃知非空言也夫刻萬象於寸木雖小技亦天下之難者然躡心致志不敢懈弛粗者精小者大卒以造其極況讀書砥行求在我者何難之有而貿貿然未有所自得焉顧吾心不躡歟志不至歟感之而作刻佛殿記 良齋文略

縣蟲學射 棘匕為猴 共出韓非

圓山應舉 三溪 菊池 純

應舉初名仙嶺後改應舉字仲選稱主水丹波穴太人早歲入京師學畫於石田友汀嶄然見頭角其畫不必泥規矩直以造化為粉本別開生面凡花卉鳥獸皆寫其真設色之精意匠之妙剴備周密不遺餘力遂為一代宗工名喧都鄙蓋暗學西洋畫法不作墨影當時人皆爭倣之平安畫格於是一變嘗欲畫睡猪未審其狀有一老婆自矢背里負薪來者因叩其狀婆曰不記也他日有睡猪應速報之君宜來觀居月餘婆急來告曰今日有野猪睡臥竹中仲選大喜拉二三門人往觀細描其狀自以謂能寫其神會有老農夫自鞍馬來乃出圖眎之曰尚有可議乎否農夫熟視久之曰畫則佳

友汀一作 龜行名叔 明京師人

天贊一作 八瀬在山 城

轉馬亦在 山城

蘆雪名魚
字冰計山
城波人
月仙名元
瑞字祥譽
住伊勢寂
照寺

矣。獨惜其未真耳。仲選詰之。農夫曰：此死猪耳。非生猪也。至若生猪，雖睡時頸毛怒張，有可怖之狀。此圖雖佳，未見其能然。故曰：此死猪耳。非生猪也。應舉感悟，因詳問其狀，更寫之以眎農夫。農夫抵掌曰：是真睡猪也。後老婆來語曰：前日睡猪，閱一夜死。仲選曰：果然。因語以農夫言，又有乞鷹畫者，仲選檢模本，無當意者。遂詣大坂某侯邸，面見飼鷹，寫其真子。之後，有鷹師觀之，曰：此畫饑鷹也。仲選將問其故，鷹師不告而去。乃遣人大坂詳問前日鷹，則新獲而未與食者。其平生用意如此。所著有青山紅葉後素餘言等。弟子長澤蘆雪、僧月仙等，最為巨擘。

東坡
蘇東坡
居士

神上在東
京本所

開谷備前
岡山藩學
也

聞不如一見。又曰：詢芻蕘時，史貴耳而賤目，故不免老農鷹師之訛笑者，往往而有焉。仲選虛懷如竹，求益不已。蓋非貴耳而賤目之比也。宜乎其名之赫著而日盛也。仲選其知古之道歟。或曰：仲選為人，寫所謂幽靈者，有婢女視之，昏倒氣絕。今視押上真盛寺所藏地獄變相圖，使人惴惴然，則益知其言不虛也。國史略

示開谷諸子

方谷 山田球

嘗觀圍碁者矣。高手之制勝也，其初一隅受圍，攻守不解，勢殆危矣。則置而不顧焉。更圖一隅，其勢猶前之危也。又去之他。及其黑白滿盤，形勢聯屬也。忽然變化，數隅之圍自解，竟成全局之勝矣。低手之取敗，則反之。吾於是乎有悟。讀書之法也。一義之難解，一書之難了，問於師，質於友，尚未滿於心。

疑團凝結神困氣疲則脫然置之於度外焉。或瀏覽全編或博涉他書時時有省焉。處處有應焉。於是前之所疑渙然冰解其快有不可言者矣。不然厭倦廢業之患從是而生。是則讀書之敗兆矣。因自奉以為良法。又舉以誨人矣。後讀國史。至於慶長關原之役。德川公之世子。歷山道會役而貪沼田之戰。遂後會期。公嚴責之。喻以甚勢。即舉此法以戒後來矣。夫武將之用兵。文士之讀書。皆同一理。如合符節。要之在滯不滯之間而已矣。嗚呼。大氣運動變化無窮。人心一滯百障斯生。天下之事孰有不成於不滯而不敗於滯者哉。余之寓於閑谷精舍。學徒數十人矣。谷川島村岡本三子首立志篤好古。誦讀講討。頃刻不怠。故今臨歸書。余昔所得之法。以為處言。庶幾為力學之一助矣。又使其告眾徒之勉讀書者云。

關原在美濃
關原之役
在慶長五
年
世子秀忠
沼田在上
野

(方谷遺稿)

粥蕎麵者傳

履軒

中井積德

城西沙場有粥蕎麵者。曰泉氏。善售。蓄婢僮數十百人。袒而磨者。巾而飾者。洩者。棍者。縷者。淪者。陳器者。置漿者。待客者。日出而作。夜闌而後息。吾聞蕎麵價之廉者。雖善飲者。不耐百錢少者。其六之一。而飽然而泉氏收錢。日數十百緡。丁謂善售矣。其北街亦有粥焉者。亦曰泉氏。諸沽于南泉氏者。過其門而弗顧。久之。將更業。南泉氏聞之。踵門而訊曰。我與汝同業乎。是兄弟也。今汝以不售廢業。不可也。我且貸乎汝。北泉氏謝曰。雖能貸之。而不售也。恐弗繼。南泉氏曰。我能使汝售焉。還命輸之錢。夜則戍而收鋪。有叩戶求沽者。輒曰。戍之後沽乎。北泉氏亦猶我也。於是諸沽乎南泉氏者。戍之後皆

之北泉氏由是北泉氏不售於晝而售於夜亦富鄉隣之聞者咸曰善哉然而南泉氏益售卒大富嗚呼泉氏市井賤人耳然能推兄弟之愛者又類乎已欲達而達人者其致富蓋有以也今夫仕之駢肩於朝共祿於國者獨不有兄弟之親耶至其同職聯事益近而益相嫉曾寇讐之不若者能無愧於泉氏耶吾聞泉氏多異行者此其異之一(弊帚)

瓢箪

澹泊

安積覺

晴賢稱尾張守後難學稱舍妻大寧寺在長門

太宰大貳大内義隆雄據周防長門承父祖之餘烈蠶食日久驕汰不恤軍政珍器重貨山積雲屯其最所寶愛曰瓢箪者乃貯抹茶矮小磁器也既而其臣陶晴賢殺之大寧寺通使豐後立大友宗麟第八郎為主帥多多良氏所謂大内義長是也右馬頭毛利元就聲晴賢之罪攻殺之義長勢蹙

宗麟義長子

天正正親町天皇年

乞援于豐後宗麟方與隣境相攻擊不能出兵義長走長福寺元就圍之遣使宗麟曰八郎命在旦夕友于之情想當不忍聞其死可遣人來取我即紿圍退兵宗麟辭曰我素惡義長不弟殺之誠快聞彼家有茶器名瓢箪者願得之元就殺義長而昇瓢箪宗麟得之甚悅天正中宗麟與島津義久戰屢敗疆場肢削太閤秀吉公將兵征義久鎮西諸將望風欵附宗麟獻瓢箪以媚之遂為太閤之物澹泊齋曰瓢箪一小壺也係宗社之盛衰元就視等瓦礫宗麟重於骨肉一興一衰亦可以觀方是時元就志在併吞山陽不暇與宗麟爭衡故遣使告之我欲活之彼欲殺之則曲在彼而我不與焉彼欲興我無以為辭可謂深于兵者也宗麟殺弟而奪其器不讐元就而反德之無事則誇人以天下重器危急則輸之以

部之異左
傳管桓公
二年宋終
穢湯公召
莊公於鄭
而立之以
都大馬路

贈久政久
平稱右衛
門尉
義久晴久
長子稱右
衛門尉
永祿正親
町天皇年

富田城在
出雲

久綱稱源
太兵衛
杵築在出
雲

勝久誠久
第三子稱
助四郎
新山在出
雲
末次在出
雲

爲納款之資取部之昂不足爲比不義孰甚焉澹泊史論

山中幸盛 鴨里 岡田僑

山中幸盛稱其次郎後更稱鹿之介尼子氏臣也自幼勇彊力兼十夫胄裝爲臄形或在月初因拜月禱曰願不出三旬以勇名聞未幾從尼子晴久子義久入伯耆攻小高城主山名氏獲其驍將菊池音八時年十六由是名聞隣國後常拜初月以終身云永祿三年晴久卒義久立當是時毛利元就并安藝石見周防長門諸國數來攻而尼子氏勢日削五年元就大舉入出雲攻下諸城爲持久之計幸盛從義久數出拒之連年攻擊我軍每戰不利諸將多叛降元就八年元就復來攻次洗骸分兵塞糧道救援四絕國中諸城皆不守義久僅保富田一城明年十一月城中食竭義久終降元就元

就以義久歸將士皆降獨幸盛與立原久綱橫道源助兄弟從至杵築而亡周流北陸關東遂隱京師陰圖興復十二年幸盛聞毛利氏與大友氏構兵於筑前欲乘間復出雲索故尼子氏族尼子誠久子爲僧隱京師者奉爲主更名勝久招致舊臣得二百人六月奉勝久入出雲夜使人馳呼曰尼子勝久復歸先至者有賞後至者斬於是遺臣來集三千人隱岐爲清以三百騎來屬攻下新山城末次據之旬月間連下六城國中響應伯耆石見亦多送款者幸盛謀攻富田城城將天野隆重詐請降曰吾孥在安藝若速降恐見種族請進攻城一戰藉口然後降幸盛信之使秋宅菴之助將二千人圍城隆重出戰我兵敗石見人服部某安藝人小田某合兵三千來援富田幸盛與立原久綱橫道權之允等逆擊敗之

撰定中學漢文

三保關在出雲

斬小田餘衆潰走幸盛志爲隆重所誑與久綱等屯淨安寺
伏兵富田城外覘城兵出要擊隆重覺之出射手射伏走
幸盛進戰不利收兵退伯耆大山僧徒送款請道我兵幸盛
將昭伯耆會隱岐爲清以三保關叛乃與久綱等航海攻爲
清於三保關時後軍未至幸盛戰敗兵散走匿林中既而後
軍至擊爲清走之幸盛乃出俱追北大獲而還名節錄

其二

鴨里 岡田 僑

元龜正親
而天皇年
輝元隆元
子稱少輔
太郎

元龜元年二月吉川元春小早川隆景輔元就孫輝元以兵
一萬三千來攻勝久令幸盛久綱等將七千人邀拒之于富
部山大敗幸盛從勝久保新山時諸城兵皆潰八月輝元留
元春而去二年幸盛與橫道源助等攻羽倉城縱火元春兵
來救幸盛乃解去六月元春入伯耆將攻大山幸盛據末石

上月城在播磨

城爲大山應援元春聞之議曰勝久所以爲我患者以幸盛
爲之謀主也幸盛就擒雲伯不足慮乃宣言攻大山而急圍
末石築井樓瞰射城中幸盛窘窮詐降密馳人報勝久路爲
敵人所執於是置兵守幸盛幸盛佯疾夜自廁中逃奔美作
遂至京師勝久亦不能守新山棄城間行至京師幸盛乃從
勝久歸織田信長天正二年幸盛從勝久如丹後先是因幡
山名禪高爲其臣武田豐前所逐亡在丹後幸盛謂因雲接
疆若助此人使得復歸因爲後圖則我事成矣乃說禪高禪
高大喜遂與俱入因幡密招士衆起兵與武田氏戰大破之
斬豐前父子取鳥取城納禪高既而幸盛與禪高生隙復還
丹後五年冬幸盛從織田氏將羽柴秀吉略播磨下上月城
秀吉令幸盛守之幸盛奉勝久同守六年四月毛利氏與宇

撰定中學漢文

卷三

十七

信忠信長
嫡子贈左
大臣

喜多氏合兵來圍上月幸盛告急秀吉赴援以兵寡不
敢戰請援信長信長使其子信忠赴援尋還軍不果救七月
城陷勝久自殺臨死賜幸盛佩刀而訣且曰勿死後事唯藉
汝幸盛泣曰死臣分耳臣死誰為我君報仇者乃復詐乞降
欲赴安藝謝恩因伺其間路出備中阿部毛利氏覺其有異
志使人誘致阿部水上殺之死時尚殺傷數人時年三十四
幸盛長身傀偉其怒鬚髯悉張殺者以為異剔之傳觀試以
鬚莖刺窗紙銳利如鍼云

伍子胥其
父為楚平
王所殺子
胥亡入吳
勸吳王闔
閭討楚發
平王之尸
鞭之

論曰山中幸盛之起兵也世或擬之伍子胥張子房子胥借
吳以覆楚子房借漢以斃秦雖所行不同皆能得為己所欲
為而幸盛獨不得遂其志豈時勢有難易而成敗不可預期
耶余獨嘆幸盛遇尼子衰亡之時在富田圍城中盡守禦之
術百敗不挫城陷後猶謀燃餘燼以復尼子氏奔走但因播
備之間流離顛沛死而後已雖事不成其忠節固當不愧二
人也(名節錄)

杉田壹岐

磐溪

大槻清崇

忠直德川
秀慶長子
幼字長吉
往左近衛
從四位下

越前侯忠直之臣有杉田壹岐者起步卒列國老常好直諫
以匡救君過為務一日侯放鷹而歸意色欣欣曰今日之獵
從者馳驅殊可觀矣一旦緩急我率此輩以臨陣無復可患
矣諸老臣同辭皆賀壹岐在末班獨默不言侯怪問故壹岐
乃曰以臣觀之今日之事可歎不可賀也臣聞侍臣之從放
鷹也度君之舉動無常往往與妻子訣別而出君臣之情如
此萬一有事誰為君之用者而君反以為可用是臣所謂可
歎者侯艷然怒見乎色侍臣伊藤某捧刀在側揮壹岐去壹

岐叱曰。汝少年何知。直脫佩刀。却之背後。進伏候前曰。君第甘心焉。臣不忍坐視國運之蹙也。侯不答而入。諸老皆曰。諫君亦有時。今日何日出此不祥之言。壹岐曰。今日惟時。是以有諫。若夫候君顏色以諫。諫竟無時耳。抑吾輩新進之士。與公等世祿之臣不同。死固其分也。歸舍待罪。呼其妻諭之曰。汝非步卒之妻乎。今則儼然內子。侍婢環焉。是皆國恩之所致。汝慎勿忘我。今夕而賜死。不可毫髮有怨君之心。妻泣未答。剝啄之聲徹於耳。壹岐蹶然起曰。君命至矣。趨造於朝。侯乃引入寢室。徐謝曰。我熟思汝書間之言。寢而不能寐。是以召汝耳。吾過矣。吾過矣。我深感汝志。因手賜佩刀一口。識者謂以侯之猛暴。不誅壹岐無禮。而反謝過以賞之。洵不愧為東照公之孫。

寧靜子曰。戰國之士。唯知效死於鋒鏑之下。而不知折首於尊俎之間。故照公嘗謂直諫之功。勝一番槍。若壹岐者。近焉。近古史談

飯田覺兵衛

鴨里 岡田 僑

學安衛邦 俗謂運武 技者為覺 幸長任左 京大夫

飯田覺兵衛。初稱角兵衛。加藤清正臣也。朝鮮之役。從清正攻晉州城。先登。豐臣秀吉賜賞書。清正並褒角兵衛。命更稱覺兵衛。及淺野幸長守蔚山。為明兵所圍。清正自機張赴援。覺兵衛與森本義大夫等從焉。以舟師逆擊明兵於江中。奪虜艦二艘。盡殺其兵。既入蔚山。與義大夫等將兵三百人。夜襲明將李如梅。破之。斬首七百級。清正卒。子忠廣立。為入庸劣。嘗謂左右曰。吾願筋力倍人。襲兩甲。以臨陣。可無矢砲之懼。覺兵衛進曰。先公以一領甲。建賤岳七槍之功。爾後陷陣。

忠廣幼字 虎藤九後 改虎之助

賤岳在近 江

七槍加藤
清正福島
正則加藤
喜明平野
長泰糟屋
助則脇坂
安治片桐
且元

拔城未嘗被創也。終宣威於海外。以鬼將軍稱。未嘗用兩甲。苟恤民愛士。一軍皆為我用。謂之重襲。一軍之甲亦可也。若不植恩信。上下懷攜。貳縱襲百甲。為何用也。既退泣曰。何與先公不相肖之甚也。無幾忠廣得罪。國除。覺兵衛乃隱京師。後應黑田氏招。以隊長出戍長崎。會蠻船至長崎。鎮府命覺兵衛備之。且欲徵發援兵。覺兵衛受命不請援。黑田氏將士皆尤覺兵衛曰。虜情難測。若有變。寡兵難拒。何不請援也。覺兵衛曰。我與鍋島氏蒙命更番屯戍。豈非以有今日之事耶。縱令虜船百千來寇。亦不得辭。況區區一隻船。未見其變。而遽請援兵。吾恐為鍋島氏笑。貽國家之耻。吾自出國。既分死。若有變。致死而已。所以不請援也。將士皆服。於是覺兵衛自乘哨船。備火器。部勒隊伍。指揮進退。如馳陸地。世稱之初覺。

計公清
稱主計

兵衛隱京師也。語人曰。吾一生為主計。頭公所瞞過矣。吾之從軍。冒矢砲。踰屍而進者數矣。及軍既罷。顧見同儕死亡相枕。乃惕然意悔。欲脫戎服去。則賞賜隨及焉。曰。今日之捷。因汝之功。吾感恩遇之厚。欲去而不能。終至為隊將。是非為其所瞞過耶。名節錄

錄豐公東征事

磐溪

大槻清崇

豐公圍小田原。五閱月。未能降也。偶有客過軍營者。時燕樂方作。鼓笛嘔啞之聲。喧于外。客大聲罵曰。何物愚將。作此大恠事。今也勁敵在前。不知所以攻之之策。而惟燕樂是耽。非愚將而何。衛士呵曰。汝何為者。醉而顛耶。抑喪心耶。客怫然作色曰。身是浮田氏客。花房助兵衛職之。不敢顛矣。又不喪心矣。抑大將在軍。以遊惰娛樂為大戒。而今沈溺如此。醉顛

職之後叙
五位下
稱志摩守

長東大藏
正家任大
藏大輔

喪心大將自道耳直唾其門而去衛士忿恚訴之奉行長東
大藏時樂局已畢諸部伶人以次退散大小諸侯與觀者亦
皆將辭歸大藏投問入白豐公聞之也怒甚遽呼曰秀家安
在秀家倉皇入謁則盛氣厲聲曰汝客花房某敢嫚罵我夫
匹夫而議天子關白者其罪當大不敬汝速歸處之磔刑否
則汝罪亦不赦秀家恐惶拜命而出行既數百步公使人呼
返曰花房言雖可憎既非面刺唯刎其首可也秀家將退則
復止之曰渠是汝客非汝臣宜待以士道賜之自盡既而沈
吟數回終謂秀家曰卿且少進孤熟思花房言亦大有理顧
孤之爲此未必爲娛樂其實欲使敵倦防禦而速其納降耳
雖然從征諸將皆畏孤威不敢出一語渠乃匹夫而言之膽
略可想矣昔青砥藤綱微時牽牛過鎌倉之府時最明寺時

賴盛行千僧供養會藤綱笑曰鎌倉氏薦事水中牛糞耳府
吏聞而詰之乃曰方今饑餓之民未蒙恩恤而徒施諸乞匄
之徒夫牛糞於圃尚可以滋菜蔬矣今糞於水消滴無益於
物所以比也時賴感其言即日擢爲奉行于今傳爲美談今
花房言雖失過激而孤之明獨不若最明寺可乎卿其疾歸
奉花房爲軍師永留之幕下可也秀家歸如其言後果有小
田原之捷

野史氏曰豐公爲人躁急粗率而天性靈慧故其處事先迷
而後覺者往往如此譬之雷霆之轟暴厲迅疾天地唯恐崩
而雨霽雲開碧落一洗未嘗不灑然也嗚呼是其所以能駕
馭群雄而速得天下也歟（磐溪文鈔）

紙奴說

小山

奧野純

衛青仕漢
孝武帝為
大將軍事
出于史記
列傳

都下方春有放風鳶之戲其製以竹糊紙塗以丹青或鶴或
鷄或孔雀其形模大小不一各從其所好不獨鳶也又有為
髯奴形以鬻焉者余戲詰之曰風鳶戾天之物也故製者皆
取其飛翔之類固其宜也夫奴隸隨人後為人役上堂且不
得況天乎子製之抑有說乎鬻者笑曰噫子何不解事之甚
也奴固有戾天者矣昔衛青少時其父兄皆奴畜之相者曰
貴人也至封侯青笑曰人奴之生得無笞罵即足矣安得望
封侯乎及其壯也拔擢陞大將軍然是猶漢土之事也已以
我邦言之豐公是已豐公亦非拏鞋奴乎遭風雲之會手提
三尺叱咤群傑遂併六十六州奴豈不可戾天耶今夫放紙
奴於春風也怒而飛激而鳴其力衝層層之雲其聲轟隆隆
之雷恣睢跋扈高逼帝閣方此時霄間之百鳥相顧愕眙斂

翼縮首莫敢出聲其勢可謂盛矣然紙奴之所以登雲路者
時因風與絲之力焉耳是故風變絲斷則顛覆墜墮或觸屋
瓦或陷溝渠其不裂膚折骨者幾希矣善放紙奴者及其高
颺也不極其戲輒牽而下之故無風變絲斷之患矣豐公之
起猶紙奴之駕順風瞬息之間上雲霄惟其方隆盛之時而
不知微懼以節其欲是以忽興忽亡為後人之笑嗚呼後之
英雄以善放紙奴者為法則庶乎可免矣余默然無以對退
而為之說（小山文鈔）

紀拿破侖入俄羅斯舊府事 朗廬 阪谷素

佛王拿破侖率大軍入墨斯科也轉戰數回深入敵地糧食
不繼士卒皆有菜色拿破侖豫恐失民心嚴禁掠奪然士卒
已不勝飢餓黃昏散出街中搜空屋奪食物既而入夜火發

莫斯科當
西亞帝都

九月十四日在我光格天皇文化九年

天王寺在攝津公綱稱彌三郎下野人

數處拿破命不察以為一時騷擾所致敵或掩至乃命將士分搜伏火勢益盛焰烟漲天響如萬雷防禦無術闔軍股栗火及病院士人死傷亦無算蓋俄人豫謀屋內往往積薪草置硝囊柘榴彈候佛兵入府乘夜放火九月十四日火發至二十日雨降始熄初拿破命為據此府待春之計而全府蕩然無屋無衣食遂至大敗論曰余嘗入京途經湊川拜楠公之墓顧望海上想高氏西來之狀慨然久之蓋公急幸敵山避賊鋒之策即公前日去天王寺因宇都宮公綱之意而與俄人待拿破命東西同其揆矣俄人善用之取勝而皇運否塞公策則不行悲夫抑拿破命雄傑如項籍才略似我豐太閤而皆以驕敗焉試廣推之驕一字壞千古英雄實多矣嗚呼豈可不懼哉 朗廬全集

桶峽之戰

竹山 中井積善

夏五月永祿三年池鯉府在大君謂德川家康岡崎在參九根在尾張鷺津在尾張能稱備中守大高在尾張桶峽在尾張大學氏作間隼人名成政

夏五月駿侯義元大舉代尾步騎四萬次池鯉府我大君時次岡崎以其甲會之十九日進攻九根作間盛重邀戰我師奮擊走之獲盛重追亡薄寨縱火拔之駿先鋒朝比奈泰能拔鷺津焚之斬飯尾定宗義元謂左右曰大高當尾衝而守備罷弊我欲伐之孰可者僉曰松平藏人威武亡前乃馳使命之義元益驕親巡敵寨曰是蟻封之地我當一踢平夷焉遂移麾下于桶峽尾侯信長聞九根警言曰大學不可失矣投袂而起左右能屬者十餘騎矣步騎千餘及于熱田行合諸砦兵得三千先鋒佐佐隼人等馳駿師而死駿人獻其首義元笑曰尾人當殲於是役乃張宴酣飲信長望九根鷺津之煙命軍中曰轉取山路偃旗鼓直衝中堅時風砂撲面雷雨

暴至諸將或諫止弗聽梁田出羽呼曰奇策必有奇勝師競
攀山踰巔則址即桶峽矣皆鼓譟而下駿麾下驚擾駿侯親
出帳叱之尾士服部小平太望見而輅之駿侯拔刀斫其膝
毛利秀高槍刺駿侯獲其首駿師大敗績尾師追擊斬首二
千五百級駿宿將大臣咸死

秀高稱新

逸史氏曰桶峽之事尾之幸而駿之不幸也我豈論以成敗
哉然駿之所以敗亦有自取耳蓋視其小尾也可以知其驕
矣視其虐參也可以知其吝矣既驕且吝周公之才尚不足
觀焉廼義元氏之不足與有為者決也抑駿之封殖奕世雄
視乎關以東當大有為之世擁大有為之資而一敗塗地身
膏鋒鏑國亦終於不振可勝歎哉逸史

遊東叡山記

拙齋

青山延于

乙丑之春

都下之地以花著者有四焉東有墨沱河南有御殿山北有
飛鳥山而其最近而最盛者為東叡山其地在闔闔之中隆
然突起花木幽邃石古山深都下遊賞之地蓋以此為第一
云自余來東武每佳辰美景莫不常來遊賞今茲乙丑之春
三月携次子延昌來遊于此從湯島過忍池至大達入自黑
門登石磴數十級至山王社憩樹下少頃至清水閣于時前
後櫻樹數百株一時亂發埋山繞谷錦疊繡錯凭欄迴顧則
池水鏡潔花光相映粲如濯錦是日也天暖風和都人士女
遊者如雲羅綺粉黛隨群逐隊往來繽紛有藉草而坐者有
踞石而啞者有歌者有舞者有笑者語者行者憩者被酒而
槃散者解衣而盤礴者莫不欣欣自得都下歡遊之盛於是
可知也降階而西行櫻樹中數十步逶迤而下至文珠樓前

慶元慶長
和

延昌延光

層甍及宇。飛檐凌空。金碧照耀。五彩奪目。遠而望之。蔚如霞起。又行數十步。至廊門前。左有石階數級。是為神祖廟。余肅然斂容。佯僕而過。顧謂延昌曰。慶元已降。海內昇平。二百有餘載於茲。擊壤鼓腹。人不知兵。今吾與汝幸而生于太平之時。得肆觀遊之樂。此皆非神祖之賜哉。雖然。一治一亂。循環無端。異日如不幸而有風塵之警。安得享今日之樂乎。然則遊觀亦不可常焉。可不記乎。延昌曰。唯唯。遂為之記。鈔本

遊墨水記

宕陰

鹽谷世弘

今茲春。考試甫訖。僚友相誘。遊墨西之超然樓。樓係松本醫員下條氏別墅。余適病齒。不赴。後數日。齒墮痛除。乃拉童子。以遊墨堤。意欲殿於前遊也。抵三廻里。則花木兩三株。欣欣邀人。古歌所咏。芳山之口。一樹先導者。想應與此同趣。行數

李杜李白
杜甫共唐
代詩人
楊妃唐玄
宗皇帝妃

羅夢松崎
堂也

百步。樹滋多。花滋穠。清流碧疇。左右映帶。其對岸樓閣高低。隱見于綠蘋翠楊之表。所謂超然樓。應在此際。時有遊舫。載妓過其下。因戲口占曰。昨日樓頭會李杜。今日樓下見楊妃。凡墨堤十里。兩畔皆櫻。淡紅濃白。隨步媚人。遠者如招近者。欲語間。有少曲折。自第一曲。東北行。三四折。以至木母寺。而窮曲。曲回顧。花幔蔽地。恍疑無路。排而進。則如白雲。空湧。杳不見際涯。低回之頃。肌骨皆香。使人欲化蒼仙。既而夕陽在林梢。落霞飛鳥。閃閃乎垂柳疎松之間。長流滾滾。潮滿石鳴。西仰芙蓉。突兀萬仞。東瞻波山。翠鬟如拭。又宇內之絕觀也。先師慙叟嘗語予。吾歷覽京師及芳山之花。然風趣莫及墨水者焉。洵然。須臾天陰。風起。落英繽紛。遊人匆忙散去。而暮鐘之聲。沈沈度花間。余於是悄然有感焉。天有陰霽。花有開

落而人亦不能無老少盛衰自顧艾年加七。齷然齒復墜矣。今春所拔舉子數十人。大率青年妙齡。前途萬里。皆邦家之英也。自今以往。其人學益進。才益秀。以供天下之用。則與此地之花。真足競其美。儻或一舉自喜。頽墮委靡。如落花化泥。則吾輩無狀。白首叩地。以謝謬選。未足贖過也。既遊之後數日。僚友會超然樓者。各有記若詩篇見示。不堪伎癢。乃追記之以殿於卷尾云。慶應改元乙丑。花朝後三日。 (右陰存稿)

流燈會之碑

柳北 成島弘

墨之水浩蕩數十里。經武總南注於海。我東京之地。往昔屬莽蒼。德川氏未開府之前數百年。墨水之名業已見於書傳詞句。而今人舉東京之勝。則先僂指墨水矣。春花之艷。秋月之美。毋論也。納涼平夏。觀雪於冬。遊客之跡。四時不斷。凡賣

元慶勝成 天皇年號 業平阿保 親王第五 子天長中 賜姓在原 故稱曰在 五中將 都鳥歌名 比一也 是也 都鳥已 思ふ人は ありやふ 加茂山 三野山東 京芝増上

酒鬻肉。培花種樹之徒亦多。卜居而物之產於此最舊。而其名最鳴者。都鳥也。元慶中。左近衛權中將兼相模守。在原業平遊此地。賦都鳥歌。世傳為絕唱。中將既逝。後人欽其風藻。建祠於加茂巖本而祀焉。明治十年丁丑。實為中將一千年忌辰。墨上須崎村言問亭主人。欲為修法會。適有薩隅之亂。而不果。乃以十一年戊寅七月。請官行流燈會於墨上。紙製燈籠。形擬都鳥。點火中心。其數無慮千百箇。夜夜放之。水上閃閃。隨流而下。寔為奇觀矣。往時牛島弘福寺僧。每歲孟秋。例行流燈會於此。而近世則絕。斯舉蓋有所據也。都鄙士女來觀者。陸續接踵。始自七月一日。終於八月二十八日。燈日加多。而觀客倍衆。主人又請三緣山僧侶。誦經舟中。大修法會。一切費用。捐貲辦之。其尚古追遠之志。洵可喜也。今茲十

二年己卯二月。主人卜築田園數畝。造一字祀中將。以擬巖本祠名。其處曰言問岡。將建碑以記流燈之事。請余撰文。余也。昔生於墨之西瀕。今又隱於墨之東岸。凡墨之遊事景物。一無所不關也。況於平素仰慕中將之文藻。而與主人相親善乎。乃不辭謏劣。以記顛末。主人名佐吉。姓外山。以種樹為業。世家於墨上。其亭曰言問者。蓋取於中將都鳥歌中之語云。（鈔本）

聖上觀治兵

甕江 川田剛

三日月明治九年八月勝此在下野。額河又作衣川發源於下野。四久津在下野。

三日晴。車駕夙發行宮。觀治兵於勝山城址。址臨絹河。在阿久津北。四面曠野。河水分派間有林邱。尤宜布陣。蓋陸軍之制。步兵十人為分隊。伍長率之。二十人為半小隊。軍曹率之。四十人為小隊。中尉若少尉率之。四小隊為中隊。大尉率之。四中隊為大隊。少佐率之。二大隊若三大隊為聯隊。大佐若中佐率之。二聯隊若三聯隊為旅團。少將率之。二旅團為師團。中將率之。其騎兵。礮兵。工兵等。亦各分部。伍設將校。是役也。東京鎮兵。仙臺鎮兵。近衛兵。及士官學校生徒。合軍人軍屬。無慮七千七百人。以三好中將為師團演習長。曾我少將。高島少將。並為審判官。野津少將。為第一旅團長。佐久間少將。為第二旅團長。土屋大佐。為假設旅團長。軍分東西。而東者。主攻。西為之敵。擬東軍。駐本營於二本松。分兵從白河水。戶二道。攻宇都宮者。諸將進陣於氏家驛。先鋒至阿久津。敵聞警。逆擊之。白澤臺外。別遣精銳。馳過蘆沼。涉東絹河。擊破我右翼。乃發援兵。倚岸放礮。敵遂巡。遂乘勢追躡。漸迫臺下。因縱左翼。東至寶積寺村。將涉絹河下流。繞出敵背。敵據壘。

三好中將名重臣。曾我少將名祐準。高島少將名賴之助。野津少將名鎮雄。佐久間少將名司馬。土屋大佐名光春。二本松在岩代。

因縱左翼。東至寶積寺村。將涉絹河下流。繞出敵背。敵據壘。

白河在磐
城宇都宮在
下野

大隈參議
名重信

金井大書
記官名之

恭
東園侍從

名其愛
大木參議

名高任

岡本村拒之。會驟雨水漲，隔岸礮戰良久。既而三道並攻，吶喊動地。敵不能支，引兵而退。特發地雷火以防尾擊。東軍遂取白澤臺。已刻戰畢，過午回蹕。宇都宮、東京電報後宮舉皇女、衆官上賀箋。是日勅左大臣代巡那須原壑地，相隨者大隈參議及金井大書記官、東園侍從以下若工人。大木參議至自東京。參議本在扈從員中，講疾後期是夕詣行宮謁焉。四日昧爽啓蹕，復觀治兵於稚兒坂。時東軍據白澤臺，探知敵潛師至祖母井，欲斷歸路。分一旅團備之。於是西軍在稻荷山下，張左翼於竹林邨南，右翼由今泉東歷平出原，循絹河來，與我兵爭取岡本。力鬪數回，而中軍騎兵進略海道村。我騎兵遇之，衆寡不敵，下馬放火。林莽步兵一隊乘輜車疾馳赴援，敵奮戰鋒不可當。乃別遣步騎從大塚村進擊其右

翼。又發奇兵航涉御用川，以衝其背。敵據險力拒，兩軍酣戰。出沒於岩本、關堀兩村之間。日已加巳，師團長傳令收軍。蓋昨日操練以東軍為主，西軍所率僅三四中隊，假作一旅團視之。進止勝敗彼此豫期，名曰假設敵法。而今則東西兵馬員同勢均，方略相秘，奇正變化，各關智勇，名曰不期對抗法。不期者不豫期約之謂，對抗者兩陣角力之謂。雖礮不丸，兵不刃，而往往奮進不顧死傷，故設審判官臨場制止。及事畢，就全軍舉動判其勝敗。論精律嚴足以服衆心。唐書禮樂志中冬講武於都外，大將被甲乘馬教習士衆，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狀，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狀，以令視古。彼直兒戲耳。未初回蹕，宇都宮召親王參議、宮內卿、輔陸軍諸將侍食行宮。

隨鑿紀程

宇治川先登

心齋 小川弘

元曆安徳天皇年號將軍賴朝也

義經稱九郎判官

宇治在山城

勢多在近江

景季稱源

太平三景

時子

高綱氏佐

浮島原在嚴河

元曆元年將軍遣範賴義經討源義仲於京師令曰北軍阻我兵必於宇治勢多眾宜騎渡乃悉出廐馬贈之獨留二駿曰池月曰磨墨池月最駿梶原景季請得之以先登不許賜磨墨諸將皆發明日高綱自近江來謁將軍曰卿宜便向京今來何為對曰臣赴戰不期生欲一拜辭以親受指旨馳三日乃達馬已疲極不得與諸將俱發獨後至今日將軍喜謂之曰汝得善馬能先登於宇治乎曰能臣生長上流識其淺深矣乃賜池月曰景季請得之而不與汝宜記於念高綱感謝曰君聞臣未及戰而死則先登為人所奪也聞尚在則先登者臣也拜舞而出時諸將在浮島原景季牽磨墨而上高阜誇示於眾既而聞遠嘶聲自山重忠曰池月聲也何以來

眾不信頃之馬卒牽池月從高阜下過金鑣噴白沫仰而大嘶聲如洪鐘景季問曰誰氏之乘馬卒曰佐々木氏景季曰三郎乎四郎乎曰四郎於是景季大慍曰不許我而賜彼公之寵彼有踰我者我不圖遽至此豈堪至恨不如與彼死於此乃按刀當道而候高綱望見之謂其騎曰彼非源太乎殺氣滿面殆為池月也景季呼曰四郎久闊無恙鄙者見池月卿所恩賜乎高綱曰否吾馬疲不可用欲就公廐請一聞卿已得磨墨至於池月卿請之不能得吾安得有請因誘廐人竊之他日蒙譴子幸救之景季色解笑曰噫不竊何得悔我不竊乃與俱西抵宇治河自橘小島碇爭先進景季差先高綱高綱自後呼曰源太馬帶緩矣恐覆鞍景季駐馬約之高綱起躍而過上岸大呼自名兩軍觀者拊楯鳴箠以贊歎之

遂為先登第一。景季踵上。俱突北軍。遂北入京師。鎌倉史

紀那須與市事譯平家物語

栗山

柴野邦彦

既而阿波讚岐叛平氏而待源氏者所在山洞往往十騎二十騎相將而來歸判官兵及三百餘當日日向暮不可決勝源平交收兵而退海上艷裝一小舟望岸搖來距岸七八段轉而橫舳而止源軍疑而視焉舟中出宮娃年可十八九綠衣紅袴開純紅扇晡曦者插竿樹之船頭向岸而招判官召後藤實基問曰彼欲何為對曰是應使我射也臣意或者將軍進當箭道而觀翫姬妓則欲巧狙而射落也但扇則似可使射者焉判官曰我軍可能射者為誰對曰巧射固多就中下野國人那須太郎資高之子與市宗高者力雖稍劣而手則巧利矣判官曰有徵乎曰諾其賭射禽鳥三必二得矣

六十問為段

言其精兵

乃命召之與市尚二十左右之男子也披茶褐戰袍紅錦飾襟袂擐青縞甲佩白帶刀背負一箭二十四枚斑羽箭加插鷹羽鳴鏑一枚腋繳纏漆弓脫鞬繫鎧鈕進而跪馬前判官曰宗高汝射扇正中令敵軍寓目則如何辭曰臣自料不知其可能也若誤射則永為我軍弓矢之辱矣請更命定能者判官大怒曰此行發鎌倉赴西國者其豈可違義經之令若毫存枝梧者須速歸鎌倉也與市私謂若再辭恐成惡意乃曰然則其逸則臣不敢知也既有命矣請嘗試之乃起鐵驪肥健駕金鞍以跨之整頓弓在手促轡向汀而步我兵目送久之言曰此壯夫定能者判官亦視似以為委得人焉既的道較遠驅馬入海一段許距扇猶有七段遠近時二月十有八日日已加酉會北風頗烈高浪打岸船乍湧乍陷而漂

泛扇亦不安竿而閃曜海面則平軍一行列舳而注目岸上則源軍並轡而凝視極為顯場盛事矣與市閉目默禱曰南無八幡大菩薩殊我國日光權現宇都宮郡須湯泉大明神請令射夫扇正中也若誤事者折弓自裁面不可再向人也神欲使一歸本國者此矢勿使逸焉既開目風粗恬扇如容射者乃取鳴鏑架上引滿而發雖然劣力而十二拳飛鏑響浦長鳴射斷扇眼上寸許餘力遠去入海扇則揚舞空被春風翻弄一再颯然散落海中純紅之扇夕日映發委白波浮沈泛泛舟師擊舷而賞贊陸軍鼓箠而嚙呼鈔本

佐野了伯

鴨里

岡田僑

天德寺城
在下野
義宣後重
義子侍左

佐野了伯佐野城主佐野宗綱弟也削髮為天德寺主天正十三年宗綱沒無嗣了伯欲以佐竹義宣之族為嗣其老大

貫其竹澤某等不肯迎北條氏政弟氏忠立為嗣了伯怒去

如京師隱黑谷及豐臣秀吉征北條氏召了伯為鄉道招降佐野氏舊臣時氏忠在小田原留守將士皆應了伯獨大貫氏不從乃攻殺之秀吉以了伯為佐野城主了伯辭之請以富田左近將監次子政綱為宗綱後許之了伯為人智辯重義嘗招琵琶法師演平語曰為我奏悲愴曲對曰諾乃奏佐佐木高綱宇治川曲了伯愴然涕下奏闕又請一曲奏那須宗高扇的曲復愴然出涕後語左右曰前日平語於汝如何咸對曰絕妙獨怪二曲皆勇氣奮發快人胸懷而君獨悲之何也了伯歎曰吾今而後知汝輩皆不足賴也夫高綱所騎之馬源右將不予之其親弟與其寵臣而獨賜之高綱高綱矢右將曰臣不先衆騎渡宇治川不復生還如宗高亦然源

判官熊貔之士固不乏也。而宗高拔於衆，獨騎向海中。兩軍皆息戰觀焉。當是時，若射不中，宗高必割腹死。二子者先決之胸中矣。以是察其情，我安得不爲之悲哉。我臨戰常以二子之心爲心，故聽其曲，不堪其感。汝等勇唯任血氣，非出其實。臨事豈足恃哉。名節錄

雛僧三條

磐溪

大槻清崇

太公與諸老臣話，問曰：汝等聞雛僧三條之話乎？皆曰：未也。昔有山衲，迎雛僧於里，晨夕以供使役。一日，雛僧逃歸，泣訴其父曰：兒旣出家，艱苦固其所甘，但師之遇我甚無狀，殆有不可堪者。其一，師每使余剃其頭，偶一誤，刀見血，則鞭撻直下。其二，每晨起，搗鼓，師瞋研法不精，呵責無不至。其三，余每內逼而起，師冷眼送之，曰：汝又復上廁乎？父聞而怒，走往見

山衲曰：賤兒久辱師恩，今有不得已之事，敢請受兒以歸。山衲察其辭色，徐叩以故，乃曰：兒告吾云云。山衲曰：是不可不辯。其剃頭則渠旣圓其頂，薙髮之勞不可委諸人，故我借吾頭以爲學刀之地。今則至自剃其頭矣。獨及剃余頭，故意誤刀，創痕縱橫，其搗鼓則不問緇素家，搗鼓必以研槌，渠獨以木杓，故隨研隨折。每晨不下二三折，其上廁則本寺新造一圍，獨以需縣吏來宿之用，渠利其近且淨，每便輒往禁之，不止。言未畢，父拜謝伏地曰：小人不知師之厚誨如此，徒聽兒言以疑之，慚悔之極，無穴可入耳。是雖一場話說，然自諸老奉行，以至監察諸有司，苟有治人之責者，皆不可不留意於此。否則偏聽誤人，忠邪易地，不爲雛僧之父者，幾希。汝等其牢記勿忘。

重宗稱周
防守注京
師所司代
勝重稱四
郎左衛門
重宗父也

寧靜子曰板倉重宗之代父為京尹也請教於勝重勝重舉
此話以答之則其說流傳已久矣夫兩造不具備五辭不可
聽斷獄者最不可無此慮也近古史談

俗傳猿島復讐

履軒

中井積德

經四十有七年春王六月丁戌大雨雪夏七月解師伐袁甲
亥入袁獲袁侯戊丑用袁侯于解山秋十月傳四十七年春
大雨雪書不時也七月解伐袁獲袁侯復讐也初解子之未
生也其母適野見袁侯在樹上食柿也從而請一顆袁侯怒
擇未熟者而投之中龜甲破而卒解子胎方盈自闕出匍匐
橫行而歸長而好勇善擊劍恒弩目戟手而罵曰袁侯親讐
也我必復之每罵未嘗不噴沫歲時黍以為糗是歲大雪無
柿實袁侯大饑於是興師磨石遇諸途問將何之解子曰伐

袁復讐也所齋者何曰黍團為天下之最磨石請從許之牛
糞金聶金咸栗子亦至謂之如初皆從焉壬酉圍袁金咸與
栗子宵孔壁而入金咸匿于衾中刺袁侯栗子爆其爐袁侯
一夕三遷丙丑解子親以師門焉牛糞伏于門側磨石金聶
先登袁侯懼欲奔方出門遇牛糞而滾焉磨石下而壓之金
聶挾之去其指解子揮劍三擊頸之遂滅袁族戊丑用袁侯
以祭其母也鈔本

烈士喜劍碑

鶴梁

林長孺

喜劍者不詳何許人或云薩藩士蓋奇節士也元祿中赤穗
國除六石良雄去在京師時物論囂囂言其有復讐之志良
雄患之故假歌舞遊行以滅人口一日遊島原妓館會喜劍
亦來遊焉喜劍素與良雄不相識然竊希物論不虛及聞其

元祿東山
天皇年號
良雄稱內
藏之助即
赤穗藩老

遊蕩不已。心甚不懌。乃招良雄同飲于一樓。以微言諷之。良雄不應。因更反復直言。良雄猶不應。笑言自若。無承服色。喜劍乃怒目大罵曰。汝真人面而獸心也。汝主死。汝國亡。汝為大臣而不知報仇。非獸而何。余將獸待汝。於是展左脚。盛魚膾數臠于脚指頭。使良雄食之。良雄夷然俯首喫之。畢。舐指頭。餘瀝時。良雄啞啞之笑聲。與喜劍叱叱之罵聲。喧然聞乎樓外矣。既而喜劍于役江戶。適聞赤穗人報讐事。問之。則同謀四十六人。良雄其首也。喜劍愕然曰。吁。余死矣。夫余目獸視良雄。乃我目之罪也。余舌獸罵良雄。乃我舌之罪也。余足獸食良雄。乃我足之罪也。余心獸待良雄。乃我心之罪也。一身皆罪。吁。余死矣。於是託病歸國。公私了事。復來江戶。則良雄既與同謀之士皆賜死。葬之江戶泉岳寺中。乃詣其墓拜。

曰。我當面謝萬罪于地下耳。乃拔刀屠腹而逝。有人又葬之其墓側。夫喜劍氏初之與良雄不相識。而希其有義舉。中之直言忠告。至罵而辱之。終之殺身明志。以謝其罪。雖非中行之士。其奇節可謂不耻古之俠者矣。中西伯基亦奇士也。恒喜談忠臣烈士事。惜惜不離口。嘗憾喜劍有此奇節。而世多不之知也。欲別建一石于泉岳寺。略紀事蹟。以示後人。乃齎費金若干。來徵文于余。余時年方二十七。八。未嘗作金石文字。固辭不可。乃約自今學文十年。而後草之時。余貧甚。伯基乃留其金。使余自救。爾來荏苒。過二十餘年。今則伯基年踰六秩。余亦五十餘。皆頽然老矣。余乃為文出金。致諸伯基。遂償兩債。嗟乎。喜劍之死。固奇矣。伯基此舉亦奇矣。獨恨余文不奇耳。鶴梁文鈔

鍛工助弘傳

三溪

菊池純

鍛工助弘稱越前守初名直助凡其所鍛鍊亡論刀劍槍矛
銳利堅剛不惟昆刀切玉人皆稱新刀正宗蓋正宗者古名
工以鍛刀著者也初赤穗城主淺野氏臣有小野寺十内家
綦貧困一日與諸僚會于朋友宅衆士各品評其佩刀真贋
藩老大野九郎兵衛亦在座焉善甄別刀之所出鄉貫曰相
州曰備前百不錯一舉座歎稱服其明眼最後及十内佩刀
刀鈍而鞘剝大野嘲哂極口罵其不武十内銜之不形辭色
時直助爲十内家奴隔壁聞之深恚其亡狀切齒曰老奴不
遜敢辱主公所不雪此怨者不復生見人卽乞暇陽言曰願
得歸省鄉里十内聽之乃結束而發草行露宿具嘗艱苦遂
達于浪華片町詣鍛工近江宅近江者攝州名工世呼曰神

正宗稱岡
五郎
十内名秀

刀鍛冶直助彷徨其門外家人怪問其所自曰僕有志願在
焉欲見主翁面請之家人白之近江近江延而見之直助請
爲門子辭氣激切一若有素望者乃憫而舍之直助權爲其
家僕操作之暇一意攻其業手試運鎚法丁丁作響寢則叩
其枕函食則打其楹碗終夜不止聲家人病之毀言曰至於
近江之耳近江舍而弗問如此者三年業大進直助一日從
容謂近江曰生在師門辱提命者三裘葛于茲頗覺有所得
願假師之一臂得鍛寸鐵則志願達矣敢請幸見聽乎否近
江首肯直助大悅乃齋戒七日鍛鍊作一刀近江執鎚助之
刀成而加硯神光如水雖古名刀不多讓也近江嗟稱舉繼
其後以女妻之冒以己姓號曰津田越前守助弘助弘乃挈
其所手鍛一刀東下詣舊王小野寺氏寄贈且泣曰此下奴

精神所凝結願主公以此洗雪昔日汚辱庶足償多年志願
邪十內感喜為動容深謝其篤志坐卧佩服不離其側無幾
有報仇之事十內當夜帶此刀斫仇家門手斃數人后十內
與同盟諸士同賜自刃刀遂為泉岳寺遺物今歷百餘年如
發矧

三溪氏曰眾藝百工所以名于世者皆精神至誠所貫加以
鍛鍊之功也鍛工助弘眇然一匹夫耳特出其至誠欲雪主
家之辱精神所注竟獲無比三尺以為異日報讐之用自非
鐵心石腸人安得鍛鍊此快刀乎哉鈔本

士規七則

松蔭

吉田矩方

披繙冊子嘉言如林躍躍迫人顧人不讀即讀不行苟讀
而行之則雖千万世不可得盡噫復何言雖然有所知矣

不能不言人之至情也古人言諸古今我言諸今亦詎傷
焉作士規七則

一凡生為人宜知人所以異於禽獸蓋人有五倫而君臣父
子為最大故人之所以為人忠孝為本

一凡生皇國宜知吾所以尊於宇內蓋皇朝萬葉一統邦國
士夫世襲祿位人君養民以續祖業臣民忠君以繼父志
君臣一體忠孝一致唯吾國為然

一士道莫大於義義因勇行勇因義長
一士行以質實不欺為要以巧詐文過為耻光明正大皆由
是出

一人不通古今不師聖賢則鄙夫耳讀書尚友君子之事也
一成德達材師恩友益居多焉故君子慎交遊

一死而後已四字言簡而義廣堅忍果決確乎不可拔者舍是無術也。

右士規七則約為二端曰立志以為萬事之源擇交以輔仁義之行讀書以稽聖賢之訓士苟有得於此亦可以為成人矣。(鈔本)

撰定中學漢文卷三終

(三四用)

自卷一	自卷二	自卷三	自卷四	自卷五	自卷六	自卷七	自卷八	自卷九	自卷十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明治三十一年七月七日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訂正再版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發行

撰定中學漢文	價
卷一	各金貳拾錢
卷二	各金貳拾錢
卷三	各金貳拾錢
卷四	各金貳拾錢
卷五	各金貳拾錢
卷六	各金貳拾錢
卷七	各金貳拾錢
卷八	各金貳拾錢
卷九	各金貳拾錢
卷十	各金貳拾錢

改正定價金廿五錢



編纂者 深井鑑一郎

發行兼印刷者 吉川半七

東京市小石川區小日向臺町 壹丁目六十三番地
東京市京橋區南傳馬町 壹丁目拾貳番地

